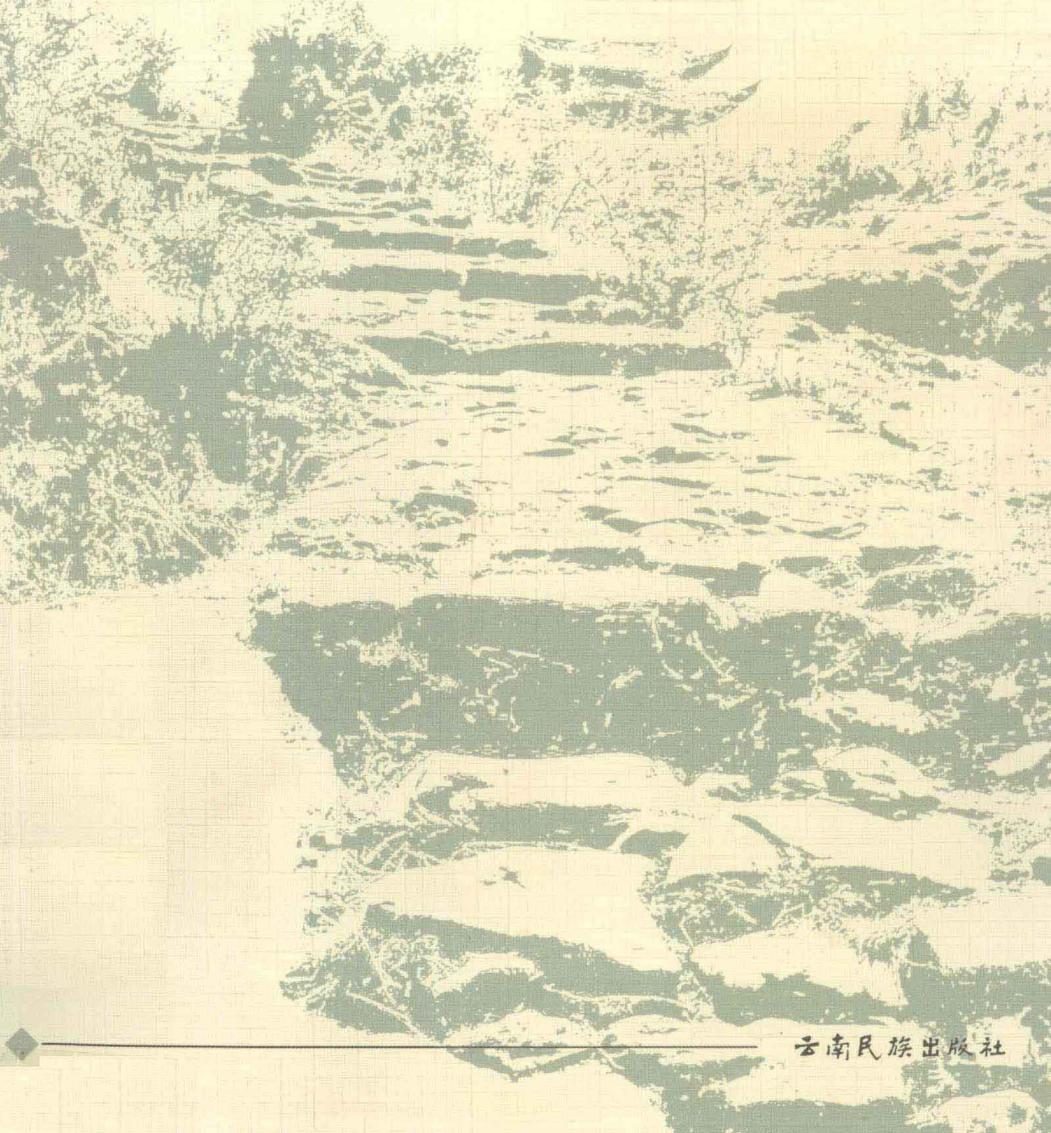


看你往哪里逃

孙道雄 著



看你往哪里逃

孙道雄 著

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看你往哪里逃 / 孙道雄著. – 昆明:云南民族出版社,
2008.12
(胜境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367-4325-0

I . 看 … II . 孙 … III . 文学 – 作品综合集 – 中国 – 当代
IV 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03094 号

责任编辑	晏麟德
装帧设计	贺 涛
责任校对	马 波
出版发行	云南民族出版社 (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:650032) http://www.ynbook.com ynbook@vip.163.com
印 制	云南民族印刷厂
开 本	889mm×1194mm 1/32
印 张	25.5
字 数	640 千
版 次	2008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12 月第 1 次
印 数	1~1500
定 价	48.00 元
书 号	ISBN 978-7-5367-4325-0/I·858



序 言

中共富源县委书记

李连平

乌蒙腹地古老而神奇的胜境关，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险峻独特的地形地貌闻名遐迩，使这块资源富集、人杰地灵的沃土充满了传奇色彩，令世人向往。《胜境文艺丛书》的编辑出版，是富源文艺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好事、实事，旨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鼓励文艺创作，打造有富源特色的文艺精品，增强文艺发展活力，让人民群众共享文艺事业发展成果。

富源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许多作家、学者、诗人被“山界滇域、岭划黔疆，风雨判云贵”的胜境雄关所震撼，杨升庵、徐霞客、林则徐等仁人志士曾亲临其景，留下墨宝。富源人民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，辛勤耕耘，奋发图强，谱写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篇章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。改革开放 30 年特别是近年来，富源文艺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，至今已发展文艺会员近 300 人，文艺活动丰富多彩，文艺创作硕果累累。收集在本书中的作品，有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，共 3 部 60 余万字。这些作品是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作者对家乡风土人情的独特感受和智慧的结晶，是富源文艺事业发展成果的缩影，集



胜境文学丛书 看你往哪里逃

中反映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孜孜不倦的追求和辛勤耕耘的足迹，凝聚着作者的心血和汗水以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，充分体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文艺“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方向和“百花齐放”、“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他们潜心创作，自觉投身于富源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，以真挚的情怀体味生活、感悟人生，以昂扬向上的精神讴歌时代主旋律、憧憬美好未来，以优秀的文艺精品力作奉献社会、服务人民，为繁荣富源文艺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，文艺繁荣要靠务实者，文学创作还需苦行僧。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，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，转变观念，与时俱进，开拓创新，带着深厚感情、火热激情和满腔热情，深入生活，紧贴实际，执着追求，超越自我，努力提高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准，创作更多反映现实生活、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，为改革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。同时，希望《胜境文艺丛书》能够让读者在艺术享受中陶冶情操、愉悦身心，让热心读者更加了解富源，积极参与到构建和谐文化的实践中来，努力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。

2009年1月



目 录

序 宁德刚 (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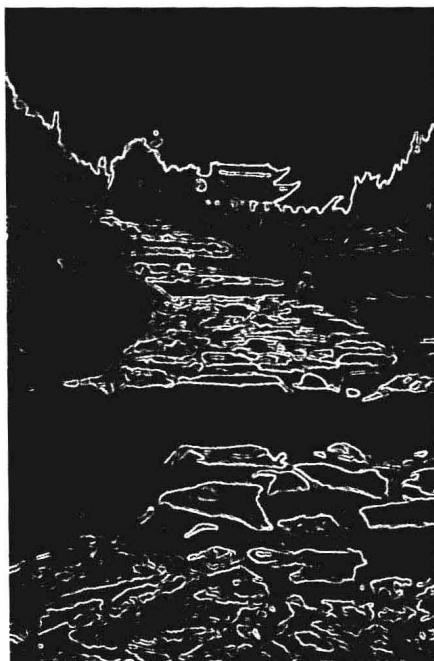
· 短篇小说 ·

三鸟龙凤羹	(3)
乡村毒案	(13)
人在旅途	(22)
猎 事	(32)
乌蒙旧事	(38)
黑 石 头	(50)

· 中篇小说 ·

残阳如血	(65)
学 殇	(94)
抱石砸天	(143)
乡场上的维纳斯	(171)
最后的伊甸园	(228)
看你往哪里逃	(258)

• 短篇小说 •



三乌龙凤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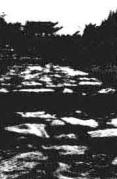
乌蒙山区出产一味绝药，名为草乌。草乌具有祛风除湿舒经壮骨之奇效，能治跌打痨伤，能治风瘫湿痹，药性却极为猛烈，稍有不慎，便会弄出人命。

早年间，水西营土医黄济生用草乌与乌梢蛇、乌骨鸡三物共煮，称之为三乌龙凤羹，食之大补。草乌之毒自不待言；乌梢蛇乃稀有毒蛇，人畜倘被咬中，三步之内必倒，故俗称“三步倒”；乌骨鸡本非普通凡鸡，又以砒霜拌食喂养数月，不光其骨乌黑如铁，就连其血亦乌黑如墨。此三物皆剧毒无比，以此三物熬成的三乌龙凤羹，其毒性可想而知。奇怪的是人们吃了黄济生熬制的三乌龙凤羹，不但安然无恙，反而身强体健。

据说此羹还有防癌治癌之奇特功效。

不少人向黄济生讨教三乌龙凤羹的熬制方法，黄济生缄口不言，只哑然一笑。此乃黄家的祖传秘方，黄济生怎肯轻易示人？

一次，寨里的赵阴阳不知轻重，竟挖来草乌与乌梢蛇、乌骨鸡胡乱煮成一锅。同样的草乌，同样的乌梢蛇与乌骨鸡，药效却有天壤之别：吃过的人还没放下碗筷便歪倒在地，一个个面色乌紫口吐白沫，浑身抽搐气息奄奄。赵阴阳的老婆吓破了胆，一路飞奔来向黄济生求救。黄济生仰天发出一声长叹，赶紧跟随赵阴阳的老婆前去救人。黄济生掰开赵阴阳等人的眼皮察看一番，立即屏退众人，然后悄悄从茅坑里舀来几勺大粪，撬开嘴巴灌了下



去。不到一袋烟的功夫，赵阴阳等人便张开嘴巴哇哇乱吐，将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。事后黄济生说，只要再耽搁一颗米的功夫，就没救了！

从此以后，再也没人敢自熬三乌龙凤羹了。

其实，黄济生的祖传秘方说穿了十分简单。

草乌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叶掌状三裂，花穗状紫色，块根呈现倒圆锥形。民间多以块根入药。采挖草乌的最佳节令是立冬之后立春之前。此时草乌的块根成水最足，又经过一番霜扎雪冻，杀了燥气，药性较为平缓。草乌挖回家里，千万别用冷水淘洗，最好放在干燥通风之处让其自行阴干，然后用手搓去泥土，保存备用。待捕到乌梢蛇（乌梢蛇不是随便能捕到的，得碰运气），杀了乌骨鸡，便可以熬煮三乌龙凤羹了。其法：先用开水将草乌冲洗干净（千万不能沾上生水），待蛇肉和鸡肉汤锅烧滚之后，再将草乌下到锅里共煮。此后黄济生便寸步不离守在锅边，不断添柴加水。加水只能加烧滚的开水，生水是千万加不得的，即便溅上半滴生水，一锅好东西就报废了。一直煮上半个对时（大约十二小时），三乌龙凤羹就熬成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黄济生每次都要最先尝羹。倘有麻味或者甜味，说明某个环节出了问题，这锅羹不能吃了。如果除了苦味香味没有其他怪味，则说明一切正常，众人可以分而食之。吃时除了盐巴不加任何作料。吃完之后不能用生水解渴，甚至不能用冷水洗脸洗脚，只能去床上蒙头睡觉。睡觉还是老老实实真睡，男女之间不能干事。睡过一觉醒来，便没事了。

黄济生每次熬制三乌龙凤羹都要关紧大门，独自一人操作，连老婆孩子都不让观看。外人不明底细，用冷水洗药，往锅里乱加生水，不出人命才怪！

黄济生为人十分厚道。承蒙先人遗泽，家有薄田数亩，黄济生乐得自耕自食，行医只是副业。每次熬了那三乌龙凤羹，不管



是亲戚不是亲戚，是熟人不是熟人，谁碰上了都能分到一碗，黄济生分文不取。

当时板桥镇上有个大户，外号叫杨半城。杨半城听说了黄济生的大名，曾亲自登门拜访，愿出三百块大洋买下黄济生的秘方。谁知黄济生用手将大洋轻轻一推，笑着说道：“杨老板礼重了！黄家祖上立下规矩：三鸟龙凤羹的秘方传子不传女，且只能传给长子一门，若有违背，天诛地灭，神灵不佑。黄某实在不敢违背祖训，请杨老板多多包涵！”

杨半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提出与黄济生在板桥镇上合伙开一家药膳馆，专卖三鸟龙凤羹，房子和本钱由杨半城提供，黄济生只管当掌勺师傅，赚了钱二人平分。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，黄济生仍然不为所动。

“杨老板的盛情我心领了。济生半医半农，虽说家境清寒，却也衣食无缺。腹内不饥身上暖，已经很知足了，岂敢奢望富贵荣华？合伙开馆的事，济生断难从命，请杨老板莫再煞费苦心！”

杨半城见话已至此，不好再逼，只好悻悻而去。

黄济生只有一个独子，名叫天成。天成被他母亲从小娇生惯养，形成了好吃懒做的坏毛病。成人之后，犁田耙地的农活一样都拿不起来，成天裹着几个不成器的滥崽，去板桥镇上吃酒要钱。黄济生三天两头教训天成，甚至罚天成顶过水，可天成吃屎的狗改不了吃屎的性，过后依然我行我素。黄济生见儿子不可救药，就赌气不再管他，由他成龙上天成蛇钻草。天成没人管束，乐得信马由缰自由自在。

有一天，天成在板桥镇上再次输得精光。为了扳回赌本，赌红了眼的天成只好硬着头皮去杨半城家借钱。杨半城知道天成是黄济生的儿子。杨半成咕噜咕噜地吸着银制水烟袋，两颗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着天成紧看。天成被杨半城的目光看得心里发毛。

天成说：“你到底借不借钱？不借，我就走了……”

杨半城说：“你守着恁大一棵摇钱树，倒来找我借钱？这不是端着金碗要饭吃么？”

天成不解：“这话咋讲？”

于是杨半城将嘴巴凑到天成的耳朵上，如此这般嘀咕了一阵。天成如梦方醒，眼珠子似突然充电的小灯泡骤然明亮起来。

天成回到家里，就缠着父亲要把三乌龙凤羹的熬制秘方传授给他。黄济生何尝不想让黄家的祖传秘方后继有人？可是看看天成这副德性，他的心就冷了。无论天成怎样胡搅蛮缠，黄济生始终不为所动，一直闷着头咕噜咕噜吸他的水烟筒。他想：老子宁可把黄家的祖传秘方带进棺材，也不能传给天成这样的不肖子孙！

“爹！你就把那秘方传给我吧！我都快三十岁的人了，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……”

……咕噜咕噜……

“爹！我可是你的亲儿子呀！你不传我传谁？你总不能把那方子传外人吧？……”

……咕噜咕噜……

“爹！只要你传给我，你儿子保证从此以后改邪归正，守在家里给你和我妈养老送终！”

……咕噜咕噜……

“哼！你个老不死的，等你死了我不给你装棺材，把你扔进破沟压肚子埋！”

天成终于恼羞成怒，骂骂咧咧地离家而去。黄济生气得要命，蹲在火塘边长吁短叹。

可是没过几天，天成又从镇上回到家里。这回天成没吵没闹，而是装出一副规规矩矩的老实模样，该吃饭吃饭，该干活干活。天成的媳妇见男人有些浪子回头的意思，心里自然高兴，小



俩口于是恩爱如初。黄济生不知天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但他始终不肯把秘方轻易传给天成，他还得对天成继续考察。

转眼就到了土黄天。按照惯例，黄济生每年这时候都要熬一锅三乌龙凤羹，让家人和寨邻们每人吃上一点，这样整个冬天都不会着凉感冒。黄济生往山上跑了几天，好不容易才打到一条锄把粗细的乌梢蛇。他杀了只乌骨鸡（鸡是早就关在罩箩内以砒霜拌食喂养好的），然后便将家人通通赶出门外，独自一人关在屋里熬羹。

黄济生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的儿子天成事先在顶棚上挖了一个小洞。天成被黄济生赶出门后，又悄悄从山墙上爬进屋里，潜伏在顶棚上。这样，黄济生熬制三乌龙凤羹的每个细节都被天成收进眼里。

时隔不久，天成与杨半城合伙在板桥镇上开了家药膳馆，专卖三乌龙凤羹，一时生意兴隆食客如云，杨半城和天成狠狠赚了一把。天成对杨半城防得很紧，每次熬羹都是关紧门窗独自操作，从不让别人插手。杨半城提供房子和本钱，只管坐分红利。

天成有了几个钱，更是肆无忌惮地出入烟馆妓寮，吃喝嫖赌无所不为。

消息传进黄济生的耳朵，黄济生打死也不肯相信。他想：我每次熬羹都是关紧大门独自进行，天成从没见过，他咋会晓得？莫不是以假乱真骗几个钱吧？

不管黄济生信不信，药膳馆的生意照样红红火火。只是乌梢蛇与乌骨鸡越来越少，远远不能满足食客的需要。天成没办法，只好弄虚作假，以普通的杂蛇杂鸡代替。这样一来，三乌龙凤羹有名无实大打折扣。然而人们不明底细，仍旧趋之若鹜。

消息接连不断传进黄济生的耳朵，黄济生渐渐疑惑起来。他趁农闲抽了个空，亲自到板桥镇上察看。刚进镇口，老远就看到药膳馆的黑底金字招牌，“三乌龙凤羹”五个镏金大字熠熠生辉



格外醒目。黄济生心里咯噔一震，不由得加快脚步。进了药膳馆，但见食客满坐一片喧哗，生意好得出奇。几位熟人见了黄济生，赶紧起身让坐：“黄老先生请坐！今儿什么风把你老人家吹到这里来啦？……”

黄济生并不答理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桌上的“三乌龙凤羹”，盯了一阵，终于看出破绽。又用两根指头拈了一块扔进嘴里，仔细品味一番，方知已是天壤之别。黄济生气得七窍生烟，将口中之物连同一口鲜血愤然啐出：

“呸！黄天成好你个欺心枉道的杂毛野种！祖宗三代的脸面都让你丢完丢尽！你睁大狗眼好好看看，这是哪门子三乌龙凤羹？我黄家哪辈人无德无道，才出了你这狗日的现世活宝！……”

天成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。黄济生将天成日妈捣娘骂了一通，还不解气，又将门头上的金字招牌砸了。

黄济生从镇上回来就病倒了。天成对父亲的责骂置若罔闻，重挂招牌另起炉灶，照旧卖他的“三乌龙凤羹”。黄济生气得要死，却又毫无办法。

黄济生仗着世代行医精通药理，给自己下了几副猛药，病才慢慢好了。病好之后，他派人从镇上叫回天成，立即跟儿子分了家。他对天成说：

“黄家没你这个子孙！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你所做的一切都与黄家无关！”

分家以后，天成索性把老婆孩子接到板桥镇上，乐不思蜀地过起了小日子。

天成做梦也没想到，杨半城暗中在板壁上凿了个洞，早已把熬制三乌龙凤羹的过程偷看了好几遍。天成忘了，当初他偷看父亲熬羹，正是杨半城给他出的主意。

杨半城一直不动声色。眼下掌握三乌龙凤羹熬制秘方的已有



三人，他必须想方设计除掉天成和黄济生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一天中午，守在灶边熬羹的天成突然感到内急（他这几天正拉肚子），就匆匆忙忙拉上房门去上厕所。守在隔壁的杨半城看得真切，赶紧溜进灶房，往熬羹的大铁锅里羼了一瓢冷水。

后来就出了人命，闹死了三个食客。天成只知道熬羹，却不知道解药。等他跑回老家请来父亲，那三个人早已命归黄泉。

天成被县衙门抓进班房，判了死刑。

时隔不久，杨半城花重金买通了土匪毛牯，要毛牯把黄济生一家老小全部杀光。

毛牯是乌蒙山区赫赫有名的大土匪，手下兄弟一百多人，专门杀人越货打家劫舍，奸淫掳掠无所不为，老百姓恨之人骨畏之如虎。无论谁家小孩哭闹，只要说声“毛牯来了！”孩子立刻噤若寒蝉。

一日清晨，黄济生打开院门正要出去小解，突然被黑洞洞的枪口顶住胸窝。黄济生心里打个激凌，抬起头来，就见面前站着十几个人，为首的正是毛牯。毛牯阴阳怪气发出一阵狞笑：

“黄先生！想不到吧？久闻黄先生的三乌龙凤羹十分稀奇，今天特来要上一碗尝尝！”

黄济生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，头上不禁冒出一层冷汗。他努力镇定自己，不卑不亢说道：

“让壮士取笑了！老夫一介草民，寒门小户，怎敢让你大英雄屈尊光临？”

“咋？你不欢迎？”毛牯怪眼圆睁，剑眉倒竖，“你看不起我，嫌我是个土匪？”

黄济生忙陪笑脸：“我咋敢看不起你？便有十个胆子，我也不敢。你肯光临寒舍，这是给我黄家赏脸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！”



毛牯脸色平和了些：“既是这样，你就给我们熬一锅三乌龙凤羹吧！”

黄济生说：“我家里草乌和乌骨鸡都有，就是没有乌梢蛇。能不能改个日子，让我上山打蛇……”

毛牯喝道：“你别推七弄八！我早料到你会来这一手，乌梢蛇已给你准备好了！”

毛牯往后把手一招，一个喽啰立刻挤上前来，手里托着一条锄把粗细的大乌梢蛇。黄济生心里暗暗叫苦。

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毛牯脸上渐渐透出杀气，嘴角掠过一丝残忍的冷笑。

黄济生无话可说。他接过乌梢蛇吊在门前核桃树上，用小刀在脖颈上割开一圈，然后用铁钩钩住蛇皮往下猛拽，只听哧溜一声，翻卷的蛇皮就像袜子一样蜕了下来。然后扒去肚肠，用刀剁成一寸长短的蛇段。然后他杀了只乌骨鸡，剁成一寸见方的鸡块。然后便将旁人通通赶出门外，独自一人关在屋里熬羹。

毛牯和他的十几个喽啰将黄家老屋团团围定，等着吃羹。一俟吃过了三乌龙凤羹，他们就要大开杀戒，将黄家一门老少斩尽杀绝。

傍晚，天空被血红的夕阳涂抹得一片狼藉。毛牯和他的喽啰们正等得不耐烦，忽听“咣当”一声，屋门终于被打开了，只见脸色苍白的黄济生端着一锅热气腾腾的三乌龙凤羹，颤颤兢兢地走了出来。他将那口半大铁锅放在石桌上面，转身又从屋里拿出十几个土碗和十几双竹筷。

“羹煮好了，可以吃了。”黄济生木然地说。

毛牯望望那口铁锅，又望望黄济生，眼珠子骨碌碌一阵乱转。

“这东西真的能吃？”毛牯问。

“咋不能吃？当然能吃！”黄济生说。



“这东西吃了真的大补？”毛牯问。

“这还用问？祛风除湿，舒经壮骨，强身健体，防癌治癌……”黄济生说。

毛牯冷冷一笑：“可惜我们都没吃过，黄先生你得先吃一碗让我瞧瞧！”

黄济生觉得“嗡”的一声，头就大了。他木偶一般呆在地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咋不吃呢？黄先生你倒是给我吃呀！”

毛牯的目光似两把锋利的尖刀，刺得黄济生打了一个冷战。黄济生头脑中突然划过一道闪电，终于在一刹那间把什么都照亮了。他知道自己大限已到，无论怎样都在劫难逃。大彻大悟的黄济生反而镇定下来，一点也不慌张。

黄济生步履蹒跚地走到锅边，盛了满满一土碗三鸟龙凤羹，双手端着对毛牯和喽啰们让了一圈。

“你们不吃，我可要吃了啊！这么好的东西，不吃白不吃！”黄济生说。

没人答腔。院子里静得一颗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。

黄济生在心里默默祷告：黄氏先人！列祖列宗！晚辈济生不孝，养出不肖之子，未能使三鸟龙凤羹熬制秘方代代相传，济世利民，今反被奸人所趁，招来灭门之祸。济生思之再三，欲与贼人同归于尽，已在羹中羼了生水。非济生欺宗卖祖不遵遗训，实乃万不得已而为之，望祖宗千万见谅！见谅！

祷告完毕，黄济生便大口大口地吃起三鸟龙凤羹来。他尝到了一股甜味和麻味混杂着的怪味，这种怪味仿佛强烈的兴奋剂使他激动不已。吃完之后，他反手砸了土碗，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狂笑：

“你们还吃不吃？不吃，可就全归我了！”

毛牯和他的喽啰们此时疑虑全消。他们争先恐后地抢了土